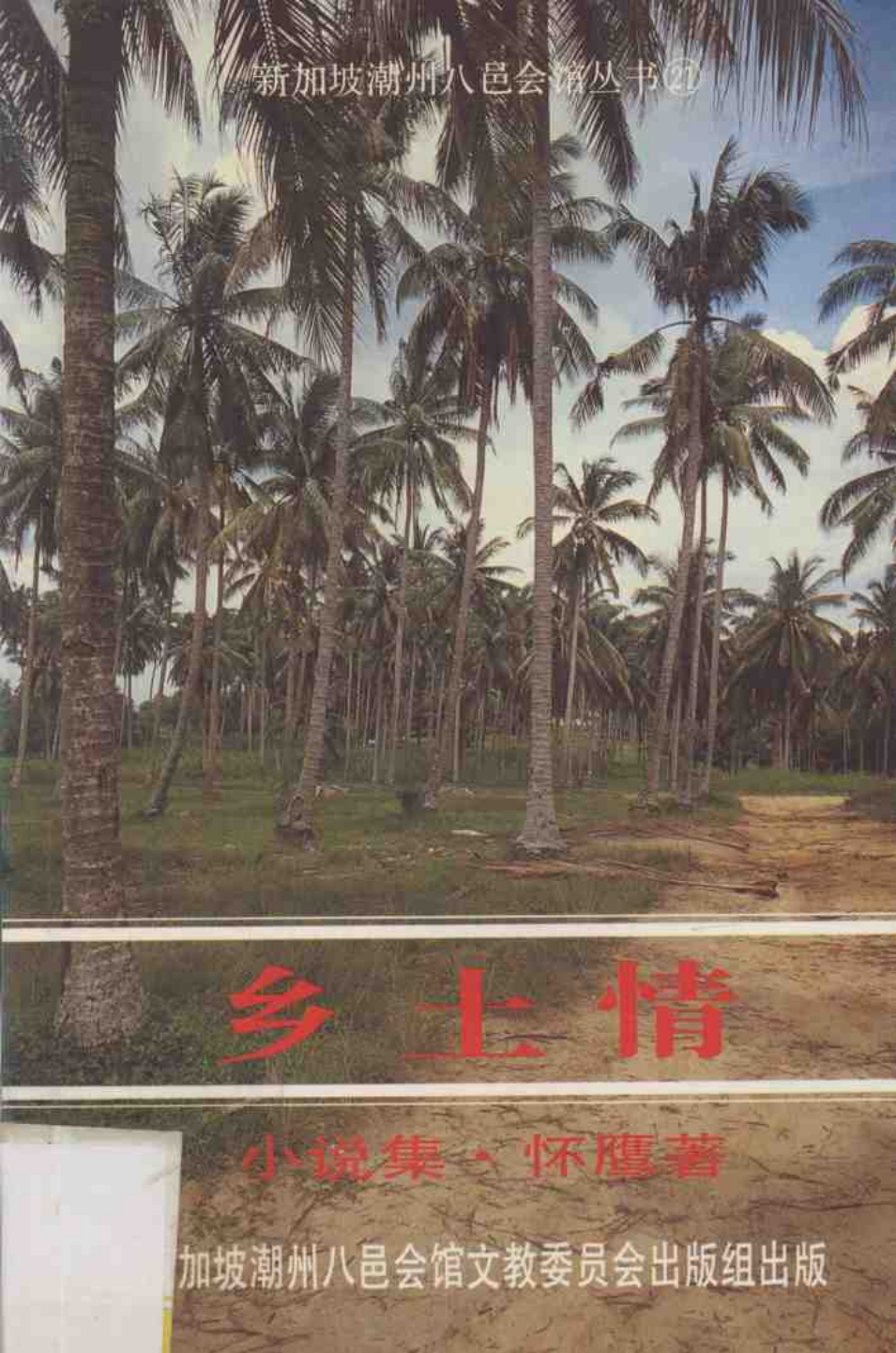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②①

乡土情

小说集·怀鹰著

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出版

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②①

小说集

乡土情

怀鹰著



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出版

封面设计: K. F. CHIA

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 ②①

书名: 乡土情

著者: 怀鹰

出版: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

文教委员会出版组

97 Tank Road Singapore 0923

印务: 七洋出版社

66 Bedok South Ave. 3 #14-508

Singapore 1646.

初版: 1990年4月

定价: S\$ 7.00

版权所有

国际统一书号: ISBN 981-3094-15-X

总 序

· 杨伟群 ·

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地缘性华人社团，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向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，坚决负起民间组织对国家社稷所应尽的一切义务。文教委员会的成立，即其显著一端，标志会馆审时度势、识机创新的可贵精神，期望协助国家推广各种文教活动，为我国文教事业作出一番贡献。

正当我国致力于提高人民的国家意识，准备建设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幽雅社会，而普遍认为：妥善保留东方的核心价值观与崇尚礼义的优良传统，为明智的抉择，文教委员会遂毫不犹豫地设立出版组，有计划地编印系列华文文艺著作，列为“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”，尝试为这个崇高的理想略尽绵薄。

毫无疑问，一种强烈的使命感，令新华作家与出版组连成一气，共同为发扬固有文化和提高华文创作水准

而奋斗不懈。由于全国华文写作界的热烈支持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出版组已顺利编印各种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多部，成绩令人激赏。我们坚信，在大家为实现理想而继续展开工作之下，“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”必将在新华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为后代子孙提供丰富的精神粮食和可观的文化遗产。

跟其他海外华文文学相比，新华文学的确享有较为特殊的际遇，社会的爱护与扶植，使它在自由与肯定的温床中，毫无阻力地获得欣欣向荣的发展。我们必须珍惜这份幸运，加倍勤奋与努力，促使新华文艺的发展更趋蓬勃，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工作呈献一份力量，为未来的幽雅社会打下稳固的基础。

目 录

总序	杨伟群
乌山脚下	1
黑 衣	16
青楼·青史	22
夜的眼	30
故土·故人	43
偷 渡	82
大 屋	100
海 歌	114
冬瓜、小鸡、陀螺与我	125
风筝、古庙、小河	138
小花和丹丹	160
乡土情	183
面 具	208
影子司令员	211
冠军人物	222
桑迪亚	234
移 民	248
后 记	311

乌山脚下

中午，白烈烈的阳光象刚苏醒的懒汉，金黄金黄的阳光，透过轻纱般的云絮映在乌山上。挺拔的古树，似一根根石笋插在峭壁，撒下沉沉的浓荫，也撒下一阵阵蝉鸣。一股清凉的泉水，从怪石嶙峋的层岩中簇涌而出，激起澎湃的回响。泉水散开成无数条小溪，指向山脚下的村庄、园丘、树林和那辽阔的原野。

临近山脚，有几道独木桥，横跨在山溪两岸。米兰和两个孩子，八岁的小布鲁和十岁的伊拉，正从独木桥走过。小布鲁肩上背着个网兜，一路象只脱缰的野马，蹦跳个不止。十岁的伊拉长得象母亲一样漂亮，她有一头长长的黑油油的发，在风中散乱地飘拂；她的大而亮的眼睛，仿佛经常有些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她，一刻也安静不下来。

路旁的山坡上，茂密的树林里，忽然闯出一条全身黄绒绒的猎狗。米兰认出那正是园丘主人尤加利的猎狗；尤加利喜欢打猎，这条猎狗是他心爱的宠物，他还管它叫“汤美”。“汤美”伸长着舌头，眼露凶光的朝她们奔来。小布鲁从地上拾起一根树枝，小伊拉也捡起一块石头，准备和这狗搏斗。猛听得一声唿哨，“汤美”的前爪扬了一下，就静止在原地。

一阵杂乱的狗吠声，远远近近地传来。少倾，三、四条狗分别从树林里钻出来，后面跟着二、三个人。尤加利脚着长靴，戴一顶黑色的尖帽，手里拿着一根鞭子，慢慢地走过来。米兰低下头，拉着两个孩子快走。尤加利也没有阻拦她，只是望着她那俏丽的背影出神。

小布鲁忽然挣脱母亲的手，抓着网兜，象山鹰一样扑向前方，路上有一群山雀。可是他一只也没抓着，山雀们都飞向天空，停栖在树丫上吱吱嘎嘎地叫。小布鲁拾起石粒，向天空乱扔了一阵，山雀们都被他赶得没影没踪。

半小时以后，她们终于走到分歧路口。路旁的旷地充当露天车站，有十来个村民在等候巴士车。陈旧而沾满泥巴的巴士车，在人们的苦候中姗姗来临。车厢里的空气齷齪不堪，窗口、车座都涂上一层泥沙。

巴士车在市镇卸下那群昏昏欲睡的山民，又匆匆地向北急驰而去。

米兰一下了车，不觉深深地吁了一口气——她刚才还在车上直打盹——，这里的热闹市容，使她感到心情紧迫。伊拉紧张地扯着她的衣角，她的心在猛跳，眼睛眨巴着，嘴唇翕动着，米兰望了她一眼，心里也觉得好笑。小布鲁还来不及数那些打他面前飞驰而过的车辆，米兰已拉紧他的手，迈开脚步越过柏油公路，到她经常光顾的华人杂货店去。

那店主是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，下巴蓄着一撮短髭，满脸堆着慈祥的笑容。米兰稍稍向他颌首致意，眼光向店里浏览着。

“要点什么吗？”店主从她的眼睛里，看出了一丝异样的神采，便说：“这个小书包，正适合您的孩子。”他指着店前横匾底下用小铁钩钩住的浅蓝色小书包说。

“哦……”

她微微笑了笑，也没表示什么。

× × × ×

阳光斜斜地从乌山顶上照下来，在茂密的树丛上，镀上一层金油，也在迂回曲折的红土路上，撒下一片光芒。树林里飘荡着归鸟的喧闹声，夹杂着满山飞转的风涛，乌山在渐晚的暮色里朦胧了……

晚风拂送下，马汉回到了家。

米兰以兴奋的笑脸，热烈的拥抱和亲昵的香吻来迎接他；孩子们也围拢着他又蹦又跳的。马汉从她的眼眸里，从她的笑声中，从她绯红的脸颊上，触摸到了贴心的温情，使他一下子跌入年青时的梦幻。

“米兰，亲爱的。”马汉用着感动的声调说：“告诉我，是不是我们家又要添多一个小生命？”

米兰凝望着丈夫那张黧黑而油亮的脸，轻轻地笑出了声，摇了摇头。

× × × ×

马汉坐在门阶上，卷了一根纸烟。

乌山就象神话中巨龙的化身，屹立在无涯际的黑暗中，被黑沉沉的冷雾淹没。

他默默地望着乌山，这山朝夕与他相处，它的每一块石

头、每一棵树，都仿佛渗入了他的感情、他的血肉。每当他望着这山时，心里就跃动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情绪。

米兰悄悄下了床，走到马汉身旁。

“天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明天还得去园丘工作。”

“我睡不着。”

米兰把头靠在他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啊，天气好冷……”

“我在想，儿子就要上学了，我们这个村子离开市镇有十多哩路呀！”

“我姐夫不是住在镇上吗？”

“怕不方便吧？”

“不，不会。姐姐很喜欢他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他把一只蚊子从手背扫落下来。

“怎么说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……，愿神保佑他。”

米兰望着他的脸，心里不觉漫上一层忧虑的阴影。

× × × ×

天还没有大亮，山区笼罩在浓雾底下，乌山的峰尖飘浮在棉絮一般的雾里。料峭的山风从窗格子、从板壁的隙缝钻进来，把屋里的人都冻醒了。小布鲁从被窝里探出头来，对着妈妈喊：

“妈，我梦见了学校，你猜，这有多大？”

“傻孩子。”米兰拍拍他的头。

“真的，没骗你，骗你是小狗。”

米兰和马汉都笑了。

“告诉我，你喜欢不喜欢读书？”马汉抚着他的头问。
小布鲁溜了下来，跑到门边，回头来说：“我要读书！”

× × × ×

小溪在晨光抚照下，泛着柔和的银鳞似的光。它潜伏在岗峦重叠的地带，蜿蜒在狭长的溪涧，隐没在被灰色的树林遮蔽的地方；黑黝黝而冷湿，有着梦一样迷离的折光跳跃在叶脉，把树的曲线清楚地倒映在它那水晶床一样的溪道里。

米兰把双脚伸到溪水里，感到黎明的小溪在微微地颤抖着。她缩回双脚，开始洗涤衣物。她挥动着手中的木棒，这沉浑的音响，具有无比的威力，它比谁都更早地把乌山从沉睡中唤醒。白冰冰的雾消散了，乌山抖落了黑帷似的布幕，以浓得化不开的苍翠俯瞰大地。

米兰沉醉在大自然的韵律中，听不见从小径传来的轻微的脚步声。突然，一块小石子从她头顶飞过，掉在溪水里，激起一篷晶莹的水珠。米兰吓了一跳，赶紧回过头来，在她背后，是玛拉和达雅。

“呀！是你们这两个 ---- ”

“对不起。”玛拉说。

“什么事情想得那么出神？”达雅在她身旁蹲下来，摊开一件沙笼。

“没什么。”她淡淡的说，然而眉宇间却窜动着一层笑影：“哪，我说了，我们家那个小儿子，就要上学了。”

“哦！真的吗？”玛拉问。

“他上哪儿读书啊？”达雅问。

“镇上。唔，镇上。”

× × × ×

米兰踏着轻快的脚步回到小屋，两个孩子都不在。她把湿衣服晾在屋前的矮树上，便到屋后去。

伊拉正在甘蔗丛中撕蔗皮，小手被钉了许多牛毛般的针，小脸蛋被阳光晒得通红。

“伊拉，别撕了，弟弟呢？”

“他去了山上。”

“把手洗干净，找他回来。”

伊拉应了一声，回头便朝屋里跑。

米兰望着她的背影，若有所思地皱了下眉。

× × × ×

这一带的地势显得不平，而微微有山壁崩塌的裂痕；在斜斜对峙的山壁中央，白花花的泉水倾泻而下山谷，可是到了半山遇到岩石阻挠，只得找一条弯弯曲曲的通路，但是它仍然要稍稍向上回转一下，在岩石背部较平缓的地面冲激成一个小池塘，才继续往下冲，然而下边又有新的阻碍，它又得寻找出路，终于又形成一个小池塘。从山谷往上望，它恰似一级级的水梯。池塘里的水永远不平静，但象玻璃一样透明，清凉无比。它在艳阳的照耀中，闪着七彩的光。

那一群乌山的孩子，全都赤裸裸地浸在凉水里尽情地拨动着泉水，高声地朗笑。

这群孩子里面，只有小布鲁到过镇上，这使他成为孩童

心目中的“大人物”。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见闻，每当他谈起镇上的人和事时，孩子们都竖起耳朵来倾听。

“喂，你什么时候去读书？”小曼巴歪着脑袋问。

小布鲁直起腰来说：“多三个月吧。”

这时，伊拉气喘咻咻地跑上来。

× × × ×

米兰端详着小布鲁的脸，摸摸他潮湿的头发，说：“别动！给你剪发。”她小心地握着剪刀，一边剪一边对那不耐烦的儿子说：“看你晒成这个样子，以后少到山上玩。来，把脸抬起来。”

小布鲁仰起脸，想说句什么，却又被米兰按下去，跟着一撮湿发掉在地上。

孩子们都蹲在地上，羡慕地望着小布鲁。

米兰替小布鲁理好头发后，对那群孩子说：“来，我给你们剪一剪。”

孩子们一涌而上，米兰急着说：“别争，一个个来。”

小曼巴一个箭步抢到门阶上来坐住。他的头发比小布鲁更长，垂下来几乎盖住了眼眉。她挥动手中的铁剪，忽然问道：“曼巴，想不想去上学啊？”

小曼巴傻愣愣地笑了笑，身子不安地挣动了一下。

“曼巴，别动。唔，剪一剪，好看多了。”

× × × ×

晶亮的月光轻轻地梳洗着乌山的外套，山风轻爽地扬起了一缕紫荆花和鸡冠花、野花混合而成的香味。乌山含着多

情的微笑，满天的星斗和她遥遥相望。山坳间的小溪拨响了情弦，田鸡也在草丛中鸣响了悦耳的音律。

米兰坐在门阶上，等候马汉以满脸舒欣的笑容和热烈的拥抱。这样神秘而充满和谐的山区的夜晚，她并不感到寂寞。她沉静地等着，偶尔哼起乐曲来。

马汉回来了，还带来一位客人。马汉把客人领到米兰面前，笑吟吟地对她说：“看看谁来了？”

“啊！这是 ---- ”

“阿萨。”那客人以平静的口吻回答道。

“啊！阿萨，真是你！”米兰忘形地喊起来，眼眶似乎被针刺了一下，又痛又痒。她揉了揉眼，细细地端详着阿萨，说：“你长这么高了，我差点认不出来。”

“身体还好吗？”阿萨牵起她的手，说：“想不到我离开家乡有十年了。”

两个孩子睡得正甜，冷不防被母亲从被窝里拉出来。米兰把他们推到阿萨面前，说：“就两个顽皮鬼。”

小布鲁和伊拉睁着好奇的眼光，注视着这个陌生人。

“这些年，你做些什么？”

“到处流浪。”

“那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“大概是乡愁把我召回来的吧！”他率直地笑了笑。

“阿萨，你安心在这里住，我去跟尤加利说说，看能不能在园丘找一份事做。”马汉说。

“看看再说吧。”

“来，今晚我们喝个痛快。”马汉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对米兰说：“把我们的酒拿来。”便和阿萨坐到门阶上去。

米兰把那缸珍藏多年的酒捧出来，给他们一人斟一碗，自己也坐到旁边去，两个孩子分坐在她左右。马汉呷了一口酒，神采飞扬地说：“阿萨，很久没听到你的歌声，唱一个给我们听听吧。”

“好。”他爽快地答应。

“.....”

美丽青春的牧野呵，
沉默庄严的乌山呵，
请容许我向你倾诉，
请告诉我心爱的姑娘，
明年花开时，
我戴上荣誉的桂冠，
飞到你身边。

.....”

唱着、唱着，阿萨的眼角濡湿了。米兰也被他那浑厚、富有感性的歌声感染了，不觉黯然垂下头来。

× × × ×

夜已深了。

阿萨躺在马汉夫妇为他铺设的木板床上，翻来复去睡不着觉。他想起很多很多的事，想起了十年前那广阔无垠的草原、那草原上数不清的羊群，而他，从小就在羊群的咩咩声中长大.....，他也想起了他心爱的“依莎娜”，想起从前

他们在乌山下、在溪水边互诉情曲的情景……，他更想起了园丘主人——尤加利的哥哥——依莎娜的幸福，原本就象盛开的鲜花，却被这魔鬼摧残了……，就在那个风狂雨急的夜晚，依莎娜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投入了滚滚的溪流，永远淹没了、消失了……，阿萨的心绞痛着，眼泪无声无息地流淌下来。

× × × ×

凌晨时分突然下了一阵雨，狂暴的风打着旋，猛叩着家家户户的门窗。这里、那里，响着一连串的噼啪声。

米兰下了床，马汉和阿萨早已不见了人影。她把门打开了条缝，寒风钻了进来，她禁不住打了个冷噤。天空是黑压压的，乌山罩着一层黑纱；山水带着蓬松的黄土滑下坡来，在屋前的旷地上积了一洼烂泥。

象往常一样，她来到了山溪边。这里没一个人，溪流冲得很急，似乎背后正有一股不可知的力量在推动着它。米兰把沙笼摊在岩石上，这时，牛毛般的雨从天上卷了下来。这样的天气，真是糟透，转眼就会骤变，她只得收起烦乱的心思，加紧速度把脏衣服洗濯。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一双强劲有力的手臂从背后伸过来，紧紧地抱住她丰盈的胸脯。她吃了一惊，本能的挣扎起来，但不管用，那双手臂是多么的有力，几乎使她窒息，她想叫，但叫不出声来。那人的脸孔紧贴在她后颈，正在进行一种不规矩的游动，她感到一阵晕眩，又羞又怒又怕，这时忽然想起手中的木棒，便猛力向后一挥，只听得“哎呀”一声，那人松开了手，抱着头，转身便跑。

米兰呆呆地望着那背影窜入草丛，浑身瘫痪，眼泪簌簌地往下掉。雨逐渐大起来了，她不敢再逗留，收拾起衣服，急急地离开小溪。

满天乌云越聚越浓，象一口黑锅，覆盖在乌山顶上。晶莹透亮的雨珠，松一阵紧一阵地飞，狂风卷起了成簇的枯叶，树林逐渐褪去了苍翠的颜色，而象害臊的少女，躲入茫茫的雾气中。乌山脚下的溪流灌满了水，流势湍急；流水经过曲折凹凸的小道，溅起水花，哗哗地喧腾着，然后和泥沙一道冲向树林深处，激起了连绵的回音。

阿萨沿着小溪走，这一阵阵的回音唤起了他的回忆。这里的每一片树林、每一道溪水，甚至是每一块石头，都是他所熟悉的。虽然离开家乡这么久，但双脚踩在这松软而略带泥泞的土地上，他由衷地感到兴奋。山风把雨丝吹在他脸上，有说不出的伏贴。他张开口，想大声叫喊，但这时，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惊恐的叫声，他侧耳一听，听出是小孩的叫声。他循声跑过去，绕过一座土丘，他终于看到在瀑布下方，有一个小孩子正在溪水里挣扎；这里的溪水比较深，而且水流急速。那小孩被冲开十多米远，看情形已经失去了抵抗的能力。阿萨想也没想，三步并作两步跳下溪，身子才一和冰凉的水接触，他就打了个寒噤，那怒奔的溪水使他呼吸为之一窒。他换了口气，奋力一跃，象一尾土鳅在晃荡的激水中游向前，终于抓住那小孩的手臂，把他硬生生地从汹涌的溪水中抱上岸来。惊慌万状的孩童们发出一声欢呼，纷纷拥上来看个究竟。阿萨放下那小孩，他早已吓呆了，全身抖索，脸